



117
241
3

論語徵戊



日本 物茂卿 著

必與仁俱。其單言利者。幾希也。舊註利命仁。皆孔子所罕言。是八字一句。中間不絕。失於辭矣。且聖人之道。安民之道也。而敬天為本。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命與仁。君子所以為君子。孔子豈罕言之哉。何晏以來。諸儒不得於辭。而強為之解。不可從矣。至於程朱。謂命為天道。賦物之理。仁為本心之德。以成其罕言之義。是自其家

論語精義
一
學古時所無也。夫聖人安民之道，天下莫利焉。舜三
事，利用厚生，居其二。易大傳曰：以美利利天下，不言
所利大矣哉。而孔子罕言者何？蓋聖人智大思深，能
知真利之所在，於是為天下後世建之道，俾由此以
行之。後王後賢，遵道而行，不必求利，而利在其中。若
或以求利為心，凡人心躁智短，所見皆小利耳。其心
以為利而不知害從之矣。故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
人喻於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無見小利，大
學曰：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夫心躁則不知命，知短
則不知仁，舍命與仁，唯利是視，所以蹈禍。故孔子與

命與仁，立之防也。原思琴張之徒，熟視而深識之所
錄如此章，豈後世所能及哉？世有以此章與孟子梁
惠王首章並按，嚴於義利之辨者，甚乃至以大學以
義為利，謂戰國術士啗人以利之言，妄哉。如孟子時
百家競興，以功利立說，故孟子應聘初謁之日，以此
一言杜絕管商之流，以明唐虞三代之德，要之爭宗
門之言，是孟子所以為儒家者流之祖，非復孔氏之
舊也。大學之言，果啗人以利乎？則孟子亦何曰安富
尊榮安富尊榮，非利而何？夫天下熙熙為利而來，凡
人之大情也。人之為道而遠人，豈足以為道乎？道而

不利民亦豈足以爲道乎。孔子所以罕言之者。所爭在所見大小。而非聖人之惡利也。且所謂義者。先王之古義也。後世儒者不知道。又不知義。而謂道者當行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其所謂道義。皆取諸其臆。不過其所創天理人欲之說耳。是其源佛老之習。淪於骨髓。視聖人若達磨。惠能。乃曰。唯見義理所在。而利害非所問焉。其究必至於離世絕物。槁死於山林。而後充其蚯蚓之操。悲哉。是又讀此章者所當識也。

鄭玄曰。達巷者黨名。後註家因之。然曰。巷曰黨。達巷

豈黨名乎。如儀封人。封人是官名。其人以官行。故不著姓名。黨人豈官名。亦豈與春秋人微者一例乎。且其人能知孔子。豈容沒姓名。蓋疑達巷是姓。黨人是名。春秋蔡植侯名封人。鄭語字子人。齊懿公名商人。又有賓媚人。魯有公冉務人。陳有公孫佗人。臧孫氏有漆雕馬人。列子有伯昏裕人。可以例焉。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其人能知孔子而贊之也。何註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得之。尹彥明曰。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可謂臆見已果爾。何曰大哉。

大氏宋儒以知聖人自負而不與人知聖人必欲見
貶意此見一生其心不平其失於辭者不亦宜乎且
當時所謂博學豈後世胸藏二酉之謂乎止謂博學
道藝故孔子承之以射御韓愈未出儒者尚不失古
孰謂朱子勝何晏乎執御執射如執禮執經之執謂
以一藝自名而教人者也後世昧古言何朱皆不識
其義故不穩執禮見戴記執經見開元禮孔子於六
藝而取乎射御於射御而又取乎御蓋禮樂道之大
者君子之事故謙不敢當書數府史胥徒所先故君
子不任是其所以取乎射御也而射義曰射者射為

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曲禮曰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少儀曰問
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
御未能御是古者以御為子弟之職孔子亦自言執
御以為子弟之師耳

吾從衆吾從下是孔子深知先王之禮也蓋禮雖先
王所定然亦有有義者有無義者其無義者則先王
一時從俗者故今又從俗改之不為違禮若其有義
者則不得不謹守之也故君子曰先王制禮而不敢
過也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仁齋解此章以為聖人

處事之權衡禮豈事之倫哉。其人之不知禮也。又譏
程子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而曰事苟無害於
義。則俗卽是道。外俗更無所謂道。是其人又不知道
也。道者古聖人之所建。豈謂世俗所爲卽道可乎。亦
佛氏法身徧法界之見耳。且所謂從衆者。本謂從儉
也。儉謂節用也。禮器曰。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
而致其義焉。爾。是先王制禮定其度數時。旣以財爲
之節。然世久時移。而古之儉亦有今變爲奢者。如麻
冕是也。故孔子從衆。爲深得於禮。不違先王之心。後
儒不知以禮論之。而唯理是言。可謂亂道已。拜下禮

也。王肅註。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按邢昺
疏。成字上脫一升字。疏云。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
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勝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
下。再拜。誓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
再拜。誓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觀禮。天
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
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
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誓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
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朱註。臣與君行禮。當拜於
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非矣。蓋禮。君若不辭之。則再

拜稽首於下而已。君辭之，則既再拜稽首於下，又升而再拜稽首於上。朱註曰：當拜於堂下，則似謂君辭之，則不拜於下，止拜於上而已。然本文不言其為何禮，則亦不可識其為何禮。已後世僅於燕禮而得其一二，故王肅援以解之。今學者固執其說，而謂孔子語君臣之禮亦鑿矣。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朱註母史記作無是也。此朱子每執毋禁止辭，故云爾。殊不知古書毋無通用，本無差別也。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此章乃語化境也。不啻孔子。凡妙一藝者，皆有化境。孔子之化，其可

得見者，乃在禮。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是此章之義也。事至則以禮應之，若初不經意，故曰：毋意。變則禮從而變，前無期待，後無固滯，故曰：毋必。毋固。唯在先王之禮而已，無復有孔子。故曰：毋我。何有於我哉？可併証矣。大氏一部論語，可為後世心學之祖者，唯此耳。然當孔子時，豈有心學哉？子思贊孔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鄉黨形容孔子，唯禮耳。夫孔子之智，豈門人之所能測哉？故當時之觀孔子，皆在禮也。故毋意必固我，以孔子行禮解之，而後為不失琴張意焉。後世儒者不知孔子之道，即古聖

人之道。古聖人之道。唯禮盡之。其解論語。皆以義理。義理無憑。猖狂自恣。豈不謬乎。且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雖非聖人。亦能之。故此章所言。非贊孔子之至者。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乃以其聖德。已學者察諸。朱子解意為私意。猶如其解格物。私字重意。字輕。可謂妄已。解我為私。已私意。私已何別。仁齋又以意為計較。夫聖人亦人耳。豈無計較乎。又解無固曰。唯善是從。無所凝滯。解無我曰。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是無固無我何別。皆專尚知見。而不識聖人之道為禮。故殊致不通耳。何晏解毋意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

猶之可矣。毋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可謂憤憤已。毋我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此其書實不出一手。故四句三意。叢然而第一句。猶為近古。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之別名。謂禮樂也。朱註道之顯者謂之文。猶之可矣。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夫道之顯者。豈容謙乎。是其意貴隱賤。顯貴精賤。粗依然老莊之遺。故有此言耳。仁齋曰。先王之遺文。道之所寓也。殊不知承文王既沒之文。文王之文。豈

論語集注
遺文之義乎。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非也。此孔子對其先輩自謂耳，並生同學而後死，是謂之後死者。上距文王五百年，豈得謂後死者乎。大氏此章之意，所重在文王之道，天未欲喪文王之道。孔子被害，則文王之道喪，故知匡人不能害我也。解者多歸重孔子，大失孔子語氣，不可不察。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何註疑孔子多能於小藝，是其意謂太宰疑世稱孔子為聖人，故曰夫子世所謂聖人歟。果其言之是乎，何其多能也。此解與太宰知我乎相應。孔子聞其譏已，而謂太宰可謂善知我。

也。然君子多乎以下，殊不相應，故不可從矣。朱註：太宰蓋以多能為聖，此解得之。然太宰知我乎，知去聲。言太宰豈以我為智者，故多能邪，是不然也。吾賤故多能，多能非君子所貴焉。太宰以聖，孔子以智，此太宰以智為聖，故孔子承之以智，不復深辨已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固又相喚，文法為爾。縱束之反，作者之謂聖。孔子雖聰明睿知，文武之道未墜地，故未能制作，猶如天東之然。然天若或縱之，必將當制作之任。朱註：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非矣。吾不試，故藝。言由閒暇，故得兼習藝。觀宰曰：則上論為琴張所

錄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去聲。何註。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可謂善解古文辭已。蓋孔子平日答門弟子之問。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門弟子或以夫子為隱。故孔子又有此言。大氏自智者。多愛惜其所知。不欲輒告諸人。孔子自言我豈有自智之心。而惜其所知哉。鄙夫問於我。則竭兩端。門人則否。教誨之道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如

朱子解豈難事哉。何晏何故作此迂曲解。當知是古來相傳之說。古時之言。蓋有之。宋儒不識古文辭。又蔑視漢儒。故弗察耳。空空與慳慳同。博雅慳慳。誠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邢昺曰。傷時無明君也。得之。孔子又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亦此意。蓋鳳鳥河圖制作之瑞。聖王出則孔子得當制作之任。而盡其所學。聖王不出。孔子不能竭其才。所以嘆也。祇制作必在革命之世。故孔子不欲顯言之。乃以鳳鳥河圖言之耳。後世儒者昧乎聖字之義。故不知此意。又歐陽脩破祥瑞之說。其言辯而如可觀。殊不知

聖人以神道設教。豈凡人所能識哉。宋儒出而古先聖王之道壞矣。其禍殆甚於佛老悲哉。

子見齊衰者。句。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句。何本見之屬。下句非也。有喪者多不來見人。故以見諸它處為辭。不言斬衰者。以輕包重也。冕衣裳盛服者也。古註。大夫之服。此固然。然此非貴爵矣。彼盛服來見。故起敬不爾。何言冕衣裳乎。若必以大夫之服而起敬。則孔子亦嘗為大夫。雖大夫以燕服來見。何必起敬。彼盛服則吾起敬。禮當然也。瞽者謂師也。古者教人以禮樂。詔禮者謂之執禮者。詔樂者為瞽者。殷學曰。

瞽宗可以見爾。故瞽者為人師者也。故又謂之師。孔子所以起敬。是已後世不知古。徒以為瞎子之稱。故舊註恤不成人。非也。恤而起敬。果何謂乎。少去聲。雖年少者必起敬。朱註或曰。少當作坐。是必欲以坐對。作可謂昧乎。古文辭蓋見齊衰者。以見諸它處為辭。故曰過之必趨。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以來見為辭。故曰雖少必作。是互文見意。其實不拘。非識古文辭亦不能讀已。

顏淵喟然嘆。雖無上事。載在論語。嘆孔子之不可及也。宋儒謂嘆道體。是所嘆止在高堅前後。殊不知包。

論語集注
盡一章矣。仁齋謂喜得夫子之善誘而學問有所成，就是所嘆止在後文。殊不知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亦謂不可及也。則高堅前後亦謂不可及，何別乎？且道體二字，古所無也。宋儒專尚知見，故有此言。殊不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子即道。道即孔子，故孔門本無道體之說。志道者求諸孔子，孔子亦曰吾道一以貫之。揚雄曰：顏子潛心孔子，為得之矣。仁齋昧乎嘆字，嘆是嘆息，豈容以喜解之乎？朱子曰：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見其高而仰之，雖仰不見其絕頂，故曰彌高用力而求入，堅而不可入，謂闢輿之不可

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朱註恍忽不可為象，本何註。然此道體之說，終墮佛老。仁齋曰：不可執之也。猶是道體之見，殊不知二句謂夫子所為，出已意外也。故合四句皆謂孔子之不可及，而不易窺，已足潛心。夫子不如遵夫子之教，故次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我者，博我知見也。約我者，納我於道也。文本合指詩書六藝，則禮在其中。此與禮對言，則禮特謂守諸己者。其實文非外禮而言之也。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即孔子所謂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哉，同意。祇此二句，可見顏子隣孔子也。

論語集注
如有所立卓爾見孔子之所立也何註朱註皆得之
仁齋以為見道甚明依舊道體之見已雖欲從之末
由也已言孔子之終不可及也是顏子深知孔子之
所立也如侯氏胡氏以格物致知知古今達事變釋
博文皆宋儒不知學也仁齋以高妙平實為說亦子
思以後之說也要皆非顏子時意學者察諸又徒潛
心孔子雖顏子亦不能學孔子必遵孔子之教而後
見其所立則後世學者欲學聖人而不遵聖人之教
法徒以其心學之安能得之乎
子路使門人為臣鄭玄曰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

禮欲字可刪蓋子路既使為臣孔子病間而悟之故
曰久矣哉何註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非矣按後
世學者尚義自無此過古之學者尚禮子路亦以禮
大夫有臣而欲孔子之葬備大夫之禮耳其過在泥
禮而未達豈可深咎乎此不特子路其它門人皆有
是惑故孔子深責之所以喻之也後世儒者由此輕
視子路亦坐不知古學耳又按是時子路猶在焉則
孔子不以此時卒也以此觀之曾子啓手足亦未必
曾子以此時卒也而宋儒謂論語記曾子臨終之言
未深思耳

善賈者賈人之善者也。賈音古。何註蓋亦爾。自邢昺以爲善價而朱子因之。音嫁殊不知善琴善笛及良農良工一類語當謂賈人。未聞貴價謂之善價。可謂謬矣。求良賈謂求先容之人也。待賈亦待人之先容也。甚當。求價待價語殊未穩。且鄙俚甚。豈君子之言乎。且聘禮執玉必有賈人從之。是玉難識故必待賈人。古之道也。按蔡邕石經沽諸沽之哉。皆作賈。可見賈發平聲卽沽已。

子欲居九夷。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邢昺引東夷傳。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

夷。又玄菟。樂浪。高麗。滿節。鳧臯。索家。東屠。倭人。天鄙。仁齋因之。又疑爲日本。此自諛言。不容辨說。竊疑九夷必是一夷。猶如大湖名五湖。不爾。欲居九夷。何其言之漫也。且此必孔子經過其地。因欲居之不爾。當欲適九夷。而曰欲居。其非遙望者審矣。贛榆有孔望山。相傳孔子適郊登此。乃東夷地。恐是卽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融曰。君子所居則化。文意極是。仁齋乃謂東方有君子國。故曰君子居之。而不容孔子自稱君子。以濟其諛。殊不知何陋之有。語意不相承。適見其不識文辭已。且君子士大夫通稱。孔子未

嘗避之。但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指人君耳。若夫吾
邦之美。外此有在。何必傳會論語。妄作無稽之言乎。
夫配祖於天。以神道設教。刑政爵賞。降自廟社。三代
皆爾是。吾邦之道。卽夏商古道也。今儒者所傳。獨
詳周道。遽見其與周殊。而謂非中華聖人之道。亦不
深思耳。自百家競起。孟子好辯。而後學者不識三代
聖人之古道。悲哉。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風雅頌唯雅頌。播諸樂風。唯
二南與頌同。豳風有雅頌。其它皆徒歌。此言雅頌則
南豳在其中矣。故此章主樂言之。蓋先是雅頌之聲。

或混孔子正之。而後各得其所也。朱註不識此義。詩
樂並言。非也。鄭玄曰。及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
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此蓋古來
相傳之說。後儒不識。妄作新解。豈不謬乎。仁齋論此
章。而謂雅頌之叙。它人或能之。然在孔子則傳。在他
人則否。德隆則言傳。司馬遷輩以著述視聖人。而未
知夫子之道。猶日月之繫天。而不關刪述之功。此誠
奇論。然其人好奇而昧乎事。要之理學之歸耳。殊不
知孔子之前。六經無書。書唯書耳。故謂之書。詩存諷
咏。禮樂皆在人。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孔子周流四方。訪求具至。然後門弟子傳其書。故戴記云。士喪禮於是乎書。可以見已然其在人者。非孔子孰識其真。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雖有堯舜禹湯文武。微孔子其道泯滅。弗傳所以傳者。以孔子也。後儒不察。妄謂孔子之前亦有六經。孔子刪述而已。又孔子而後。諸子紛然著作。皆倣孔子。而其書汗牛充棟。藉是仁齋輩輕視著作者。不識孔子之世。徒以今世視之。故也。且其人獨尊論語而輕六經。坐是不欲獨以刪述稱孔子。可謂強已。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古註無解。朱子以為孔子自謙之言。此不知而妄為之解者也。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與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語勢正同。朱子乃以為與入則孝。出則弟同義。果爾何無孝弟之字。且公卿連言。乃王國之辭。若在魯。則公是君。卿是臣。豈容連言。蓋論語之書。門弟子以意記之。故有有序者。有無序者。如三子言志章。序其事甚詳。其它有所為之言。及如此章。省略無序。是本出門弟子一時筆。故千載之下。難識其所由者。極多矣。如此章。孔子贊禮勸人學禮之言也。出則事公卿。以之。入則事父兄。以

論語徵義
之禮之在喪。品節甚詳。由之而行。自然不敢不勉。獻
酬之禮。終日百拜。自然不為酒困。皆無容我力。禮之
力也。故曰。何有於我哉。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何註。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
者。如川之流。邢昺疏。孔子感嘆時事。既往不可追復
也。漢至六朝詩賦所援。皆止斯義。無復異說。蓋孔子
嘆年歲之不可返。以勉人及時用力。或於學。或於事
親。或於拮据國家。皆爾。至於宋儒始以道體解之。殊
失逝字義。是其人徇性理。談精微。欲於論語中見斯
意。而不可得矣。故穿鑿為之。爾且其意謂嘆年歲之

不可返者。常人之情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則不
當有此嘆也。吁。聖人亦人耳。豈遠人乎。且固執中庸
之言乎。則聖人之喪親。豈自得乎。故曰。彼一時也。此
一時也。中庸乃言道之無不可行耳。夫宋儒道體之
說。乃據易乾健及中庸至誠無息。而引誠者天之道
也。以成其說是已。夫健以釋乾耳。豈可以盡於天乎。
健特天之一德也。段使天唯以健為其德。則天之德
亦小矣哉。中庸之誠性之德也。性稟諸天。故曰。天之
道也。本非以誠為天之德矣。至誠無息。亦謂習以成
性。則無息已。子思之意。在語學問之道。而不論天道。

也。宋儒之學理氣耳。貴理而賤氣。氣有生滅而理無生滅。是其道體之說。豈不佛老之遺乎。又謂氣有形而理無形。故以道之粲然者。皆為氣之所使。而欲執一無色相者。以御之。是其道體之說。所以興。亦豈不佛老之遺乎。至於仁齋引孟子以求勝宋儒。亦豈識逝字乎。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豈果無好德之人乎。子謂南容尚德哉。若人。可以見已。故此有所為之言。朱註引史記為是。但好德者。好有德之人也。後儒不識古言。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

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鮮能字本諸中庸。分明失之。古來好色之君。不好賢。好賢之君。不好色。二者每每相反。自然之符也。故孔子云。爾大氏孔子之言。多為人君言之者焉。後世窮措大之解。遂失之爾。

譬如為山。蓋孔子解書之言。詩書禮樂。先王四術。孔子當有解詩書之言。其自言亦多稱引古語。觀顏淵仲弓請事斯語。可以見已。故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人多不知此意。此下五章。以類錄之。四十曰。強仕。五十而爵。故四十五。德立名彰之時也。

法語之言。先王之法言也。謂之語者。如樂語合語之語。巽與未詳。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此為人君而言之。欲其不侮。匹夫匹婦。後儒不知。誤謂欲學者之立其志。儻侗哉。

不伐不求。當別為一章。子路誦此詩。而孔子抑之。是別事。已。孔子之於子路。或稱或抑。所以成材也。故聯而記之。俾學者知孔子教育英材之意。朱子不知。而謂孔子引詩。而美子路。非也。是道也。指詩而言。猶云此詩未足以為臧也。與下未之思也。同例。蓋詩書禮

樂皆先王之道也。故一言片句。皆稱為道。古言為爾。自老氏說大道。而後儒者特拈道字尊大之。其意非不美矣。然古言終微。如三年無改父之道。道字。學者難其解。亦坐不識古言故也。

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新註無解。故特標之。世主多悅小人之易使。而謂君子不必勝人。故孔子有此言。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孔子稱成德之人也。朱註以為學之序。蓋本諸中庸。然中庸言達德與

論語集注
此不同。達德者謂德之通衆人皆有之者。非謂知者
仁者勇者也。或以此知者在先。仁者在次。為說是據
安仁利仁而固執。仁者優知者耳。殊不知德各以性
殊。知者仁者亦隨其性以成德。已夫。仁知皆大德。故
有時乎知在仁上。或可固執乎。如管仲。固孔子許其
仁。然非桓公知而任之。安能成其仁。桓公為管仲君
是知之德亦大矣。豈必亞仁。大氏宋儒不知孔子之
道為先王治天下之道。故其論仁知亦不知從治天
下上起見。所以鑿也。知者所見明。是以不為物眩惑。
故曰不惑。朱註明足以燭理。仁齋曰。達理。理學哉。夫

言理則更有事。有人情。有時勢。豈理之所能盡乎。仁
者不憂。朱註理足以勝私。是其渾然天理之說耳。仁
齋曰。仁者心寬。故不憂。可謂不識其解已。夫仁者有
長人安民之德者也。故仁人以安民為心。以安民為
心者。事天者也。事天者樂天。故不憂。是義本諸孟子。
誠孔門傳授之說也。後儒不知仁為安民之德。而安
民本於敬天。故於仁者不憂。不得其解耳。勇者不懼。
無須乎解。仁齋曰。善斷。故不懼。一端哉。
可與共學。謂信道者也。未可與適道。謂雖信道。其志
止一經一藝者也。可與適道者。謂其志大而求至於

先王之道者也。立如三十而立。謂學之成也。權如四十曰強。發謀出慮。謂成而能用之也。如程子篤志固執而不變。揚氏知時措之宜。皆不知倫之言耳。宋儒以權為聖人之大用。仁齋先生譏之。是矣。又引孟子譏漢儒反經合道。而謂權當以禮對。亦是矣。祇如謂經即道也。殊未然。蓋經者以持緯言。是道之大綱處。如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是也。至於以湯武放伐為道者。則大不然矣。何者。湯武聖人也。聖人者。道之所出也。孔子曰。畏聖人之言。言猶畏之。况其所為乎。故孔子而上。無論聖人者。夫湯武者。開國之君也。開國之

君配諸天。舉一代之人尊而奉之。孰敢間之。戰國時諸子興而後。有非薄聖人者。是天下之罪人也。孟子生其時。欲以口舌勝之。遂有誅一夫紂之說。湯武豈孟子所私哉。孟子不自揣。妄謂我道之祖。務欲分疏其為聖人。是其過也。爾後世有論湯武放伐者。昉孟子也。故漢儒以為權。仁齋以為道。皆僭妄已。唐棣之華。朱子別為一章。引晉書。偏作翮。為是。子曰。以下。孔子解詩之言。古之解詩。豈解其辭哉。詩辭豈難解哉。觀此章。則於古人學詩之方。思過半矣。恂恂如。王肅曰。溫恭貌。莫以尚焉。朱註。信實之貌。此

以心言。不如以外貌之勝。且觀大學。恂慄連言。則訓恭為是。朱註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本諸邢疏。今人多以祭祀釋禮法。豈翅祭祀乎。如下文聘禮亦行之於廟。他邦之賓。皆接於廟。凡禮多行諸廟者。且祭祀豈尚言語乎。皆不知禮之失也。孔安國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亦莫以尚焉。朱註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誾誾之解。與中正或同。至於以侃侃為剛直。蓋未解其意。何則。下大夫孔子儕輩也。故和樂。上大夫為卿。當稟事。故中正而無所阿也。上大夫而和悅。下大夫而剛直。大似勢利之

人。孔子豈然乎。又如閔子。閔子有子貢侃侃。閔子齒尊且中正。可以見德行也。冉有子貢齒卑齒卑者。儕輩自伍。獨推尊者使先生言。故和樂耳。舊註亦極是。

邢昺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

直當闌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註
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疾胡下子男立
當衡註衡謂車軛其君當軹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遷
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闌東南西嚮立擯左
主人之南遷迤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人相
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
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己恐為他事
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
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
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

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
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
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
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
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
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
二等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
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
公之使亦直闌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
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

諸言後
十步上擯出闕外闌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邈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未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

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以為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襜如也右邢疏之文如此但曰侯伯立前疾胡下者裁大行人職與鄭註之文大行人職曰立當前疾鄭註曰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在地者賈公彥疏曰謂若輶人輶滾四尺七寸軾前曲中是也按輶人職曰凡揉輶欲其孫而無弧深弧音胡木弓也又曰輶欲弧而無折此謂輶之曲處似弓者為弧鄭註胡即弧也是邢昺不善裁之失已邢疏又曰其君當軫軫即軾之誤也大

行人職鄭註曰王立當軫歟則賓豈得當軫乎邢又曰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己恐為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非也聘禮鄭註曰既知其所為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啟發以進之可以見己邢又曰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按聘禮無旅擯之文司儀職有交擯有旅擯旅擯鄭註曰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陳擯位不傳辭也交擯鄭註曰各陳九介使傳辭也是邢昺時理學未興故猶引禮釋之然其說粗鹵已不及賈公彥輩也程朱出而禮樂掃地故今學

者徒讀新註至此等章茫然不識其所言之意矣又按介擯之間所以相去三丈六尺者聘禮註曰門容二轍參个旁加各一步也賈疏曰轍廣八尺參个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云傍加各一步也者此無正文但人之進退周旋不過再舉足一步故門傍各空一步丈二添二丈四尺為三丈六尺今按周一尺直今曲尺七寸二分則二丈四尺為一丈七尺二寸八分三丈六尺為二丈五尺九寸二分

賓不顧矣是聘禮之文也古人之言皆有方言可以見己邢疏曰案聘禮行聘享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

送賓不顧。鄭註曰：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朱註曰：紓君敬也，可謂不知禮已。學者熟三禮而後論語可得而言焉。不然，其不任臆自恣者幾希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聘禮記曰：執圭入門，鞠躬如也，如恐失之。與此相類。彼以聘執圭言之，故曰如恐失之。此則泛言之，故如不容。孔安國曰：斂身盡之矣。曰鞠躬如也，可見形容之言。後世儀註以鞠躬為拜，揖一類，贊唱曰鞠躬拜興，可謂謬已。大氏後世之禮，多不與古同者，如拜稽首稽顙，自周禮鄭玄註既失。

蓋秦以後之禮，已予徵諸荀子，乃得古拜禮。併及此焉。立不中門。邢昺曰：中門謂棖闌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闌，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棖，棖闌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按玉藻曰：閨，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是立者尊，右坐者尊，左故也。曲禮曰：為人子者，立不中門。註不敢當其尊，是以私門言之。邢據此等之文，已祇棖為門。棖，控者行馬也。為誤爾。雅曰：楸，謂之闌。棖，謂之楔。方言曰：棖，隨也。註棖柱，令相隨也。則今之貼方也。字書闌為門，楸闌為門，楔楸為門，楸皆非矣。棖者，門兩旁長木，闌者，門中央短木。

儀禮註疏有東闈西闈蓋闈所以止扇扇有二故闈
亦有二註疏猶多可采其說當是又按曲禮曰大夫
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
履闈是不唯立不中門凡出入皆然玉藻又曰君入
門介拂闈大夫中振與闈之間士介拂棖是謂君朝
它邦時大夫從君後君中門故大夫亦中門也行不
履闈邢疏曰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過位包
咸曰過君之空位邢疏曰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
處按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
朝孔疏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註云人君視朝

所宁立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
於路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
然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
應門又云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
云小牆當門中今案李郭二註以推驗禮文諸侯內
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
也是邢疏以路門內言之按聘禮記曰下階發氣怡
焉再三舉足又趨註引論語升堂鞠躬如以下蓋聘
禮記之發氣乃以嚮升堂時屏氣也復其位孔安國
曰來時所過位也蓋復訓踐踐君之空位故蹶踏不

寧朱註以為己之位是泥其字耳。殊不知古文辭不若是拘拘也。就己之位踧踏，殊為無意。謂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蓋沒階趨者退也。豈得謂之進乎。

執圭鞠躬如也，是諸侯聘之事。使大夫執圭以通信，其禮先聘，次享，次私覲。聘者致命授圭，聘于夫人以璋，無幣，故曰圭璋特達。享者束帛加璧，庭實虎豹之皮，享于夫人以琮。覲者奉束錦，執馬。君醴賓，有籩豆脯醢。此三者皆一日行之聘。享公事，覲私事，故曰私覲。為人臣者無外交，但由使而見，古有此禮也。次君

送賓饗餼，次問，次面，問者賓以其君命致束帛四皮于主國之卿，公事也。面者賓自致儷皮四馬，私事也。次饋，夫人送之，如饗餼。次壹食，再饗，主君烹大牢以飲賓也。次主國大夫饗賓，次還玉，謂還其圭璧璋琮也。次公館賓，主君詣賓館訪之也。然後賓行，其詳見于聘禮。今學者唯讀論語註，而不知其顛末，故畧言之。爾聘禮記曰：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右，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又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踧焉，私

觀愉愉焉。出如舒雁。又曰：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
慎。皆與論語互相發。但入門皇。註：皇自莊盛也。非矣。
與下文入門主敬及論語鞠躬不令。皇當是惶。古字
通用。升堂讓。註：謂舉手平衡也。非矣。此經所謂至于
階三讓。公升二等是也。將授志趨。註：志猶念也。念趨
謂審行步也。疏以徐趨解之。卽曲禮所謂執主器操
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又所謂執玉
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又玉藻所謂圈豚行不舉
足。齊如流。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是也。授如爭
承。註：爭爭鬪之爭。重失隊也。疏謂就東楹授玉於主。

君時如與人爭。撝取物恐失墜也。下如送。疏謂聘享
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非矣。授如爭絕句。
承下如送絕句。旣授圭不敢放手。其狀如爭物然也。
承下如送者。旣放手而猶以手承于下。君旋則隨旋。
其狀如送然也。君還則退還音旋。如周還折還之還。
君轉身畢而後退。皆為重玉恐其失墜故也。鄭註引
論語此文。其意以升堂讓為上。如揖以下。如送為下。
如揖。故論語鄭註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
忘禮。邢疏曰：旣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
忘禮也。皆非矣。凡升堂下堂。禮皆以升下言之。其以

上下言之者未之有也。且下文別有下階，則其誤可知。已。朱註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得之，祇徒言高卑，而不言所以高卑，則似執圭時或有高卑，為粗已。夫執圭時高時卑，可謂不敬。按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是如揖也。執國君之器則平衡，是如授也。發氣焉盈容，即論語有容色也。私覿愉愉焉，以其有醴賓之事也。今學者徒以聘享覿禮有輕重解之，粗也。夫私覿亦禮也，非與其君有素也。其所以愉愉者，為其不執玉，又有醴故也。享亦執璧，以其非命圭，故發氣焉盈容，是其鞠躬容色愉愉之

差皆以玉也。又按何註，享用圭璧非也。享用璧而已矣。又按何註，享獻也是釋詁之文。蓋圭璋璧琮，它日皆還之，祇束帛四皮，則不還。故古者以獻訓之，學者多疑。故詳爾。又按享，諸儒皆許兩反，則聘享壹食，再饗其在當時言之者，何以別之。因考易，亨虛庚反，訓通。公用亨于天子，王用亨于岐山，皆訓通，殊不成意。義蓋此皆聘享之享。古作亨，故曰亨者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觀其會通，行其典禮，皆聘享之享也。五禮吉凶，軍賓嘉聘，享在五禮為賓。然如左傳子貢論執玉高卑，而曰嘉事不體，何以能久，是或稱賓禮為

嘉。故曰嘉會。兩國之所以合禮。故曰足以合禮。聘享以通萬國。故訓通。其音當依易。虛庚反。食饗之饗。許兩反。然後二者音不相混。在古當爾。其在文。古虛庚反者作亨。許兩反者作享。後世許兩反者作饗。而虛庚反者借享。遂致併誤。其音爾。學者審諸。又按此章孔子言禮也。非記孔子之事也。朱子為是。仁齋先生乃不信。春秋經傳。固據此篇記孔子之行。而謂孔子必有聘鄰國之事。可謂執拗已。下文曰。君子不以紺緌飾其非。皆孔子之事者。豈不章章乎。邢昺陋儒。以君子為孔子。仁齋又以為衍文。夫不信六經。而信論語。

猶之可矣。至於論語不與已合者。則斥為衍文。是論語亦不足信。而唯已。是信豈不橫乎。仁齋又曰。聖人之一身。動容周旋。自中於禮。故門人審視熟察。則傲矜式。傳以為禮。若前篇所記。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及此篇所記。今多見于禮記。皆為是也。蓋自孔子發之。非盡舉古禮而行之也。其以為雜記。曲禮者。不深考耳。此仁齋先有此見。橫其胸中。種種強詞。由此而出。夫禮者古聖人之所作。孔子學之。故曰問禮於老聃。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語先王之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語

論語集注
孔子也。夫孔子學古聖人之道以成其德，是以先王之道即孔子之行。孔子之行即先王之道，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何則？其所言與其所行一也。故門弟子作論語，既記孔子之所行，又記孔子之所嘗言，無復差別者，為是故也。則所謂雜記、曲禮者，庸何傷乎？仁齋乃固執論語為孔子語錄，鄉黨一篇必記孔子之行者，獨何心哉？其說至於色斯舉矣，而一窮焉；至於邦君之婁而再窮焉；且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何謂也？謂中於先王之禮也。中也者，喻諸射發於此而中於彼也。其心所不知覺而自然合於

禮，故曰盛德之至。若以為非先王之禮，則亦當如宋儒之說，以天理節文解之，而後其義始通矣。是其人譏宋儒而終不能出於宋儒之範圍，吾謂之理學者，流豈不然乎？

君子不以紺緌飾。孔安國曰：一入曰緌，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朱註脫袖字，粗鹵矣。邢疏引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緌，七入為緇，註云：滌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滌以黑，則為緌。緌，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滌以黑，乃成緇矣。爾雅曰：一滌謂之縗，再滌謂之窳，三滌謂之纁。今孔氏云：一入曰緌者，未知

出何書。按觀於下文齋必變食。居必遷坐。則齋之所
用。它不用之。所以重齋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王肅曰。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
所施。朱註因之。然當孔子之時。朝祭之服。皆有先王
之禮。故不須言。褻服獨宜若從俗。然故云爾。此本文
所以止言褻服而義自足也。王朱及於朝祭之服。可
謂不知孔子之時爾。夫朝祭服一依禮。何得謂是正
色。是間色。而以己意取舍之為哉。且玉藻玄冠紫綉。
自魯桓公始也。註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此間色亦
非不用已。

當暑。衿絺綌。必表而出之。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
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按曲禮曰。衿絺綌不入公
門。註衿單也。為其形褻。此與論語正同。故表謂加上
衣。出之謂絺綌之末見于外。猶如衣裘之相稱。然玉
藻疏載皇氏之說。中衣之上加葛。葛上加朝服。可以
見已。朱註先著裡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
體。引詩蒙彼縵絺。可謂不知禮矣。所引君子偕老。婦
人之詩也。它如碩人詩。衣錦褉衣。丰詩裳錦褉裳。皆
豈君子之服乎。

緇衣羔裘。素衣麀裘。黃衣狐裘。孔安國曰。服皆中外

論語卷之六
之色相稱也。邢疏謂中衣外表非也。蓋中指裘外指衣何則。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裼之。麕裘。青豻裘。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是取其色稱者。為裼故也。郊特牲曰。丹朱中衣。而古外衣無朱。可見中衣不拘已。邢又曰。緇衣羔裘。朝服也。而引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為是。素衣麕裘。視朔之服也。而引鄭玄論語註。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而引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為是。又按玉藻。孔穎達正義載皇氏之說云。先加明衣。次加中

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論語邢疏又引之。按明衣。齋時所用。豈祭朝用之乎。司服職云。祀昊天大裘。則祭服無裘者。亦非矣。裼衣上加朝衣。亦經傳所無。不可從矣。

必有寢衣。孔安國曰。今之被也。程子以為當在明衣布之下。觀必有字。則程子為是。狐貉之厚以居。鄭曰。在家以接賓客。朱註。狐貉。毛深。

溫厚私居取其適體。仁齋乃曰：狐貉毛深而溫在家主溫，故厚為之。豈謂以為褥邪？則倭人不識居字也。去喪無所不佩。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朱註：觶礪之屬亦皆佩也。此據本文無所不孔安國備字，而遂及觶礪之屬耳。然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是喪所不佩者，主玉以其有

聲似樂也，則無所不佩，亦謂朝祭及見賓客皆佩耳。如觶礪乃子弟事父母之禮，豈君子所必佩乎？升庵文集引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觶，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是亦自旁人言之，豈孔子自謂乎？

羔裘玄冠不以弔。孔安國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可謂善解已。朱註：弔必變服，所以哀死，非也。豈禮所無而孔子為哀其死，故然乎？宋儒不問禮動求諸心，妄哉。

吉月必朝服而朝。孔安國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

服邢疏曰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鄭註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按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故亦謂之朝服也邢疏曰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可謂善解已朱註曰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臆說哉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孔安國曰改常饌易常處朱子曰謂不飲酒不茹葷其說本於莊子莊子古書可以

徵已然齋之變食不唯此耳膳夫職曰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齋日三舉玉府職曰王齋則共食玉鄭司農云王齋當食玉屑曲禮曰齋者不樂不弔陸氏樂音洛按此曰王齋日三舉則天子之齋日三大牢又有供玉屑之事但不奏樂不飲酒不茹葷為異耳群下之齋未聞也然亦當盛饌此所謂變食也朱子唯以不茹葷不飲酒解之可謂昧乎古已但曲禮之不樂陸氏音洛者乃據三舉之文誤以為舉樂故也祭統曰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可以見已大行人

職食禮九舉。註鄭司農曰：舉舉樂也。鄭玄曰：九舉舉牲體九飯也。賈疏曰：先鄭云：舉舉樂也者，按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後鄭易之以爲舉牲體者，但此經食禮九舉與饗禮九獻相連，故以食禮九舉爲舉牲體，其實舉中可以兼樂，以其彼傳亦因舉食而言也。此賈公彥亦不知鄭玄之意，蓋禮舉牲體者多奏樂，是舉牲奏樂多相仍也。故左傳云：爾然，諸經之文舉自舉奏自奏，如膳夫職亦唯曰以樂侑食，而不曰舉。又大司樂職曰：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亦不曰舉，可以見已。且以舉爲舉樂。

則曲禮祭統不與膳夫職合。於是知漢儒精禮，後世不能及焉。居必遷坐，居者燕居也。燕居必不沿齋時之坐，所以重齋也。所以不言齋遷坐者，齋以立爲主，故也。又按所謂葷者，世多以五辛當之，非矣。五辛之名出于浮屠，爾後醫家道家亦有之，亦倣浮屠者已。玉藻曰：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鄭註云：膳，美食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茢，蒺藜，帚也。葷或作焮，士相見禮之記，膳葷請退可也。註膳葷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古文葷作薰，此葷辟惡之物，凡芬芳之類皆謂之。

葷故或作君。豈惡其穢乎。檀弓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姜桂之謂也。註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通雅引此。以為葷是矣。所以齋不茹葷。不飲酒者。以其芬芳奪人意故也。何註連下不多食。為皆齋之事。而曰姜辛而不臭。故不去。非也。後人又據何註臭字。而疑齋忌臭穢。故不茹葷。殊不知臭字。在古為五臭總稱。其臭如蘭。可以見已。

食饘而餲。孔安國曰。饘。餲。臭味變。釋器曰。食饘謂之餲。是饘餲無別。未知本文何故加而字也。朱註。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未知何據。魚餕而肉敗。肉謂牲

肉。非謂魚之肉也。不時。鄭玄以為非朝夕日中時。非矣。朱註為是。王制曰。五穀不時。菓實未熟。不粥於市。故君子不食也。食鑿職曰。食鑿。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醎。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疏曰。雖以王為主。君子大夫已上亦依之。蓋天子敬天。故攝養其體。以共天職。君子大夫雖賤乎。其所以共天職。乃不殊。故古有此禮。論語食饘以下。亦當

以是意觀之

不得其醬不食。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此舉一例。其餘已內，則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何晏無解。朱註以為飯之氣，此甚似後世文辭。邢疏曰：氣，小食也。是解氣為餼，蓋邢曷時他古註尚存，而曷取其說耳。據其說，則食為食，饗之食，餼為餼，牢之餼，言肉雖多不得過食餼之數也。古文辭當如此。王制曰：庶羞不踰牲，是其禮也。惟酒無量不及亂。按燕禮大射禮鄉射禮鄉飲酒禮

其終皆無筭爵，無筭樂，以至執燭，是古禮為然。故湛露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有駉詩曰：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賓之初筵曰：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僊僊，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此以失威儀為亂也。朱註引程子云云：真道學先生哉，豈謂以獨飲言邪。

沽酒市脯不食。王制曰：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此君子所以不食。先王之道為爾。至於其所以然之故，則葛覃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紵，服之無斃。采蘋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谷風詩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七月詩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斯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易家人曰：在中饋，貞吉。周禮王后六宮，皆事蠶織。王食各有其官。至於士庶，則衣服出於宮，飲食出其廚，皆婦女之事也。此制壞而艷妻

煽方處，休其蠶績，不績其麻，市也。娑娑然後衣服飲食，有粥於市者，故先王禁之。君子之不食，恐犯先王之制也。朱子乃曰：恐不精潔，或傷人也。可謂不知而為之解已。夫衣服飲食，不粥於市，先王之仁也。沽酒市脯不食，知其解者，亦可以依於仁矣。不知其解者，徒使人養其奢侈之心。噫！又按沽，邢訓賣是矣。沽之哉，亦訓賣。朱子訓買，非矣。何則？賣酒不食，則不買也。買酒不食，則人買酒飲，我豈可不飲乎？亦非禮意也。不撤薑食，何註以為蒙齋文？然齋豈飲酒，故朱註為勝。然朱子引本草，姜通神明，鑿矣。仁齋先生以為姜

辟邪惡食中要品故與不得其醬不食同然食撤而獨留薑豈其然蓋孔子嗜薑如文王嗜昌歠曾皙嗜羊棗人之性所不免也故孔子亦有所嗜然不多食所以為君子是而已矣自後世儒者論尚苛刻乃始諱有所嗜以為欲也豈人情乎如子夕嗜芟子木撤之而柳宗元作非國語引君子之齋思其所嗜之義豈不然乎故不多食連上為是何朱皆不連上作一切之解果其說之是乎則當在不得其醬不食之下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此傳論語者以解上句而後來傳寫誤入正文觀矣字可以見已且但

曰祭肉何以知其為家祭肉乎蓋泛言之辭故鄭玄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其意謂自其家祭肉而外以至鄉里所饋皆不出三日祇祭於公者較急耳此所以援以解上句也上曰祭於公而此但曰祭肉不復識別其辭不相應故知其為註解也朱子不知古文辭其為儻侗解亦宜食不語寢不言邢疏答述曰語直言曰言朱註因之邢釋其義曰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猶之可矣寢息宜靜故不言也人皆然何必君子已哉然若有事雖臥豈不言乎當食而人與之言豈容不答述乎朱

註引范氏作主一無適解。是聖人爲道遠人也。楊氏作養生解。寤哉。皆不知而爲之解者也。蓋語者誨言也。如樂語合語之語。古者飲食之禮如養老。有乞言合語。然當食之時不語。食訖乃語。所以尊道也。故君子平日亦依其禮。當食不誨言也。寢者內寢也。言者言政事也。如高宗三年不言。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皆以言政事爲言。內寢不言政事。所以敬天職也。又如雜記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可見語非答述也。然是古言也。非孔子之時言也。琴張引古言以見孔子行之已。

雖疏食菜羹。瓜絕句祭必齋如也。絕句孔安國曰。齋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此祭字非祭祖先也。祭上世始爲飲食者也。舉瓜包它菓已。玉藻曰。瓜祭上環。又曰。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係。朱子從陸氏瓜作必非矣。陸氏所見魯論必寫誤耳。孔安國魯人。豈不讀魯論乎。蓋食必祭。古人之常。何必記。下文曰。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此嫌於盛膳。疏食敬有降。差故記其意專在齋如也耳。

席不正不坐。是恐齋時之禮。或錯簡或脫字耳。何則。下文明言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是亦有席不正之

時也。且在宗廟朝廷。則豈有席不正者乎。燕居不容。豈必正其席乎。適他人而席不正不坐。則君子難為人。豈有此事乎。故恐是齋時之禮耳。且司儀職曰。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則禮不正其席者。亦必有之。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可謂任其臆而語聖人已。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唯杖者是視。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蓋古禮為爾。故孔子行之。而其禮之義不可得而知之矣。孔安國曰。恐驚先祖。

郊特牲曰。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鄭註云。禘強鬼也。謂時儻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禘或為獻。或為難。音曰。禘音傷。難或作儻。蓋本諸朱註。儻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每哉是其意。謂先王之禮有不合孔子之心者。宋儒持敬。乃不合其心。爾雜記曰。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苟識此義。則莫怪儻之近乎戲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問遺也聘禮有問禮之重者也故再拜而送之朱註問無解但謂如親見之敬也豈謂訪問邪若徒如親見之敬已矣則斯邦他邦何別觀他邦之文則為聘禮之問者審矣宋儒不知禮故悞懂焉乎爾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孔安國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古人解古文辭可謂盡之矣祇其辭簡奧讀者未易解已故故實也謂禮也未知其故故不敢嘗是解孔子之言也禮也者言孔子所以言者禮也鑿師職曰鑿師掌鑿之政令聚毒藥以

共鑿事是古之藥多毒藥故鄭註曰藥之物恒多毒說命曰藥弗暝眩其疾弗瘳左氏傳曰美疾不如惡石皆謂其毒也故古者無饋藥之禮以其毒也慎之也故記曰鑿不三世不服其藥鑿師職又曰凡邦之有疾病者疢瘍者造焉則使鑿分而治之豈毒而饋之乎故饋毒於人而令死者謂之饋藥焉是所以無饋藥之禮也孔子時禮失俗變貴人聞疾或饋之藥時人亦必嘗之依賜食之禮也皆非禮也康子饋藥孔子以為非禮而卻之不恭也不恭亦非禮也故曰丘未達也言必有是禮然丘未之聞也故時人雖

嘗而不敢嘗焉。不斥其非禮而謙以己之未學。既不傷其心，亦不踐非禮。故孔安國曰：禮也。贊孔子也。宋儒不知之，而曰：禮也。謹疾也。直也。豈不妄哉！且范氏曰：受而不飲，是解嘗為飲，可謂不知字已。如下文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皆謂食其少許，如嘗試然。故曰先也。飲食有節，烏知君之賜不在我食時也。豈能食而盡之哉！故對使而先嘗少許，以示不虛君之賜。然後聚親戚以共食之，以榮其賜。禮必有之矣。故曰先嘗。此嘗亦然。雖時人豈必服其藥乎。亦對其使而嘗少許，以示不虛其賜已。

曰：傷人乎。不問馬。朱註：貴人賤畜，是誠然也。且家人及鄰里救火者，必焦其額爛其膚者，有之矣。故曰：傷人乎。救火者豈徒救旣而不救馬乎。故不必問。然子張曰：陳文子有馬十乘，數馬以稱富，則它人或有問馬而不問人者，故門人記之爾。

君賜生，必畜之。畜以為牲也。何則。蒙上賜食之文。其非犬馬審矣。且謂之生者，對腥之言也。有牲曰祭。無牲曰薦。牲必舉牲體，非特殺不可矣。故賜腥而薦之，以其不可以祭也。故止薦之。邢疏：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得之。朱註：畜之者，仁君之惠。孟子：穀鰥佛。

氏慈悲決其肺腸哉無故不殺者謂非祭與賓客也
用牲者重禮也戒非重禮而殺也豈語其仁哉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
命之祭然後祭謂雖君以客禮待然必命祭而後祭
否則不祭也又曰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辯音徧此正
與論語同先飯徧嘗羞飲者先飯也俟者俟君之祭
畢也雖先飯而少嘗之耳必俟君之祭畢而食而後
食也又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
俟此謂別有嘗羞者則已不敢嘗必俟君之食然後
食飯飲而俟者註曰飯飲利將食也疏曰利喉以俟

君也蓋謂不敢越次恣食必利喉以俟君之食也少
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亦與論語同已
者即玉藻之俟也

疾君視之東首包咸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是
必古來相傳之說何則南牖之下本文所無也邢疏
曰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
東首今君得南面而視之是亦解包咸南牖之下耳
東首終無解朱註曰東首以受生氣也果其說之是
乎則雖君不視當爾受生氣何關君視乎按玉藻曰
君子之居恒當戶註鄉明又曰寢恒東首註首生氣

是寢必東首者禮也。君來視之，故正其禮，非關疾也。而寢之所以必東首者，鄭玄解其義而曰：首生氣也。未知其說當否。朱子劄以入論語註，以傳會疾欲生之意，可謂妄已。蓋古人室制戶在東南，寢恒東首者，亦與居恒當戶同義，皆取鄉明也。所謂首生氣者，漢儒好言五行之失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是也。

朋友死，無所歸，謂朋自遠方來者也。斯邦之人必有親戚也。古人必歸葬其鄉，觀於檀弓曰：太公封於營

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獨美太公者，以其既封營丘，不必歸葬可也。季子葬其子于贏博間，亦以異於人表之也。故此不曰葬而曰殯也。檀弓又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其為它邦人者，審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朱註：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非矣。敬神也。何則？雖毒祭必拜也。祭必唯祖考已哉。

寢不尸，居不容。包咸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

論語集注
卷之六
是。不知而為之解者也。言在內寢坐。不必如尸也。曲禮曰。坐如尸。鄭註。視貌正。正與居不容一類。故此連言耳。包咸以來。解寢為臥。古書固有之。然此臥之容也。既曰居不容。居既不容。臥豈有容乎。故知其誤也。居不容。孔安國曰。為室家之敬。難久。可謂善解已勝。朱註。萬萬何則。道不遠人。聖人之道。不强人以其所難久也。且朱註曰。居居家非也。仲居間居。今文作仲居。居居。即間居也。何必加家字。且居家亦有祭祀賓客之事。豈不容乎。

雖狎必變。孔安國曰。狎者素親狎。雖褻必以貌。周氏

曰。褻謂數相見。是狎褻何別。朱註。褻謂燕見。為是如褻衣之褻。可以見已。

式負版者。此註誤入正文。不爾。張公合三論時。註異文者。當時必朱墨別書。後世混之也。何則。負版在凶服。豈別物乎。何註。孔安國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是負版以下。何晏不知而強為之解也。凶服與吉服對。即喪服也。戶籍曰版。出周禮小宰職。然謂持版籍者為負版。豈有之乎。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民者君之天也。君之職當然為下。儆之儆也。豈有之乎。且途遇負版籍者。何以識而式。

之乎。

迅雷風烈必變。玉藻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鄭玄曰。敬天之怒。朱註因之。然以雷為天怒者。古未之聞也。大象傳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是君子象洊雷也。言其奮作也。非懼雷也。雷果天之怒乎。易曰。雷驚百里。不喪匕鬯。豈不為抗天乎。說卦曰。帝出乎震。孔子間居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皆言神之行也。君子所以敬者。值神之行也。夫天生萬物。上天之載。雷始發聲。天之仁也。豈可以為怒乎。月令曰。先雷三日。奮

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疏曰。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嬪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是其義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曲禮曰。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欵。不妄指。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與此正同。又曰。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頗相似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逸詩也。曰。以下解詩之言。引孔子之事。以解之。韓詩外傳多此類。不可疑矣。共訓拱。為是。衆星共之。可以徵己。朱子訓拱。執非矣。嗅。劉說。

論語徵已
為是爾雅可以徵已。舊註泥鄉黨必記孔子之行。又
眼不識古書。故以為有闕文。不學之失也。

論語徵已

論語徵已

日本 物茂卿 著

先進後進。孔安國曰。謂仕先後輩也。朱子刪仕字。非
矣。蓋是進士之進。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
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
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
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
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士之
由鄉黨升于官。謂之進。仕字豈可刪乎。先進於禮樂。

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是時人或先輩之言。而孔子稱之。魯先輩如臧文仲。或有是言。朱註為是何。註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非矣。所謂禮樂因世損益者。開國君制作禮樂時事。今先進後進。皆以周人言之。夫禮開國君所定。孰敢損益。雖孔子亦謹奉之耳。中庸所言可見矣。而孔子欲以區區議論而移風易俗。豈有此事乎。如告顏子四代禮樂。及戴記所載。頗有謂殷何如。周何如者。乃以孔子時當制作之秋。故時或

與門人私相論者有之。已何晏不識其意。妄謂先進後進。既已以己意肆損益。周禮而孔子又以不得其位。而欲移風易俗。妄之甚者也。故朱註為得之。但其引程子之言曰。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是睹本文野人君子。而合諸雍也。篇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以為是說。殊不知質謂質行。文謂禮樂。凡言文質者。皆爾。故彼以人之學禮樂成德者言之。此曰於禮樂。曰如用之。則以人之為禮樂言之。蓋世人徒以禮樂

論語卷之十一
為美觀而不知其義所在。務備其物以侈其數。鮮麗其服飾。華美其器用。玉帛交錯。鐘鼓鏗鏘。耀其視聽。以相夸示。謂為君子。至於先進之士。如晏子。其國奢而示之以儉者。則賤以為野人。故孔子曰。從先進。是與林放問禮本章其義相發也。後世儒者不知古言。以文質論之。夫禮樂文也。文即中也。豈有所謂文質者乎。

不及門。鄭玄解不及仕進之門。殊為不通。蓋仕乃後字之誤。謂十哲不及後進之門也。朱子解不在孔子之門及字不穩。不可從矣。蓋上章後進必有所指。如

臧文仲輩。而時人稱為君子也。孔子不取。又言從我陳蔡者。皆不及其門。然其人皆可用。故作論語者。記顏淵以下。以實之不及門者。言後進君子。皆既沒而顏淵輩。生不同時。不及詣其門。以受業也。

唐以十哲從祀。誠失考。後世乃躋四配而公之。次十哲而侯之。甚矣哉。後王之驕其貴也。僭矣哉。後儒之驕其聖也。以一人之見。而泝乎千百歲之上。以黜陟之。傳其道。守其教。吾豈敢神穆乎。不言而吾任意陟降之。神若或言乎。其謂之何。古者朝廷尚爵。鄉黨學校尚齒。未有外是二者而為之序矣。以己意秩其德。

亦佛氏菩薩羅漢是做己。孔子坐門人侍，皆以齒。千載之下，孰能易之。夫子之神如在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思孟之於十哲，子行也，神其享乎。今據家語：子路少孔子九歲，漆雕開十一歲，仲弓冉求二十九歲，顏淵三十歲，子貢三十一歲，子游三十五歲，有若原憲三十六歲，子羔四十歲，公西華四十二歲，子夏四十四歲，曾子四十六歲，子張四十八歲，子賤澹臺滅明四十九歲，閔子五十歲。史記乃謂有若少孔子十三歲，閔子十五歲，澹臺滅明三十九歲，子游四十五歲，徵諸論語，顏淵季路侍，是顏子長季路，閔子侍

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德行，顏淵閔子騫，是顏閔齒在子路之上。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政事冉有季路，其它或子路在先，或冉有在先，當是子路曾皙冉有三人同年也。諸子欲師事有若，年齒當尊。子游薦滅明，且曰：文學子游子夏，是子游當長。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是子賤當秉檀弓曰：有子與子游立，是有子長子游。仲丘燕居曰：子張子貢言游侍，子貢越席而對，是子張長子貢也。今妄意更定，顏子少孔子三十歲，當是十三歲字倒。顏路少孔子六歲，當是長孔子六歲，閔子亦字倒。從

史記為是。子路少九歲。脫二十字。有若。史記為是。子張少四十八歲。誤二為四。子游滅明家語為是。檀弓載曾子責子夏曰。商女。是齒當相若也。

人各有資質。雖聖人不能強之。故因其材而篤焉。及其成也。德以性殊。故有六德九德之目。材以性殊。故有四科之目。苟不殊。何以官之。天地無棄物。明時無棄材。器使之謂也。故教之方。苟不因其材而篤焉。則與官人之道相反。豈古道哉。若回也。非助我者也。亦顏子為人沈嘿。其性然如孔子。則微生畝譏其為佞。不然也。是其於吾言無所不說。不與非助我者也相

關已。後儒乃言大聰明。故如愚。不知雖聖人亦性殊故也。

孝哉閔子騫。外人稱閔子之言也。而孔子誦之。人之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謂外人也。父母昆弟以為孝。外人亦以為孝。此所謂不非間也。大氏父母昆弟內或相尤。外必向人稱其善。人之情為然也。故人多不信其父母昆弟相稱美之言。唯閔子孝於邦。故外人稱其孝。而不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仁齋以間為讒。亦不知孔子之於弟子。不容稱其字也。南宮三復白圭。抑詩也。不言抑而言白圭。其所三復

唯一章已

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古之道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朱曰。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此誠然。然孔子行古之道者也。古之道是不問一歸諸孔子。不知孔子者也。

天喪予。朱註。悼道無傳。宋儒哉。夫聖人之興。必有毗輔。苟無毗輔。雖聖人何能以一人為乎。故顏子之死。天意可知。是所以傷也。不爾。子路之死。天祝之嘆。其謂之何。何必謂公羊皆妄乎。

非我也。夫句絕。二三子也。句絕。檀弓曰。人豈有非之者哉。非字正同。言二三子聞厚葬。必咎孔子之不能止也。二三子指門人在它邦者也。蓋孔子自悔其不痛禁厚葬也。或疑聖人宜無悔。殊不知悔之者哀之深也。人情之常也。舊註謂非我之罪也。顏子門人之罪也。大失孔子口氣。

事鬼神之道。孔子何嘗不言。嘗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也。至於子路問事鬼神。孔子所以不告者。蓋子路之心在知鬼神。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抑之也。子路果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蓋死者不可言者也。夫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孔子未死。子路未死。段使孔子言之。不能俛。子路信。子路亦不能信。是無益之事也。故孔子不言焉。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它日宰我問之。則言之。易大傳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且聖人不知鬼神。不知死。則安能制作。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言知生則知至焉。宋儒紛紛欲以理明之。其說終歸無鬼矣。務騰口舌之失也。仁齋輩又因此而疑繫辭。詆三代聖人。可不謂妄乎。且其言曰。鬼神非所以為教也。夫聖人以神

道設教。鬼神豈非所以為教乎。蓋其人亦以騰口舌為教。故有此言。陋矣哉。

不得其死。然邢昺曰。然猶焉也。得之。羿皋不得其死。然可以徵已。

貫事也。釋詁文。史漢謂舊例為故事。舊貫亦謂舊例也。魯人為長府。其詳不可知矣。蓋財貨之入。有倍常年。而府不能容也。故魯人別作長府。舊例必別有錯置。而不必作府。故閔子云爾。其後蓋有災。而人皆悔作長府。故孔子曰。有中。後人解為中理。非也。如左傳載子貢懸斷魯定邾隱之死。而仲尼曰。賜不幸言

論語集注
而中是也。皆謂其言有驗也。如射中正鵠，亦發於此而中於彼也。如動容周旋中禮，亦暗合於先王之禮也。如言中倫，行中慮，身中清，廢中權，亦古聖人之道有倫有慮有清有權，而其所為暗合也。如刑罰中，亦謂古典也。理在我思而得之，豈得謂中乎？是皆坐不知古言已。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中庸以北方之強為子路之強，可想其為人矣。子曰：由也升堂矣。於是乎益知後世變化氣質之說，每已升堂入室，蓋古言朱註已造乎正大高明之

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段使變化氣質，果為聖門之學，則豈足以為一事之失乎？且正大高明精微之奧，徒以虛字形容之，而未詳言其何所指焉。仁齋懲理學，而惡精微之奧，代以從容自得之域。善人不入於室，豈從容自得之謂乎？是皆不知而為之解者也。蓋身通六藝，而其材足以為大夫，是升堂者也。通禮樂之原，而知古聖人之心，是入室者也。夫身通六藝，德以性殊，雖殊乎，皆足以長民。苟能長民，則謂之升堂，不亦宜乎？仁齋又曰：聲音之失微矣。既曰氣質勇剛不足乎中和，則豈

特聲音之失乎。可見逐文為解者其言支已。師也過商也不及。如堂堂乎張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可以見已。朱子曰。道以中庸為至。中庸豈以名道乎。

季氏富於周公。不言魯公而言周公者。以全魯言之也。當是時。三桓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則魯公豈足言乎。魯自宣公稅畝。而季氏之二。適與周公之富相當。而又大夫不具官。則季氏之富過於周公。全魯之時矣。或曰。周公非旦也。謂東西二周公也。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天子之卿。亦通。季氏至附益之十七。

字。亦孔子之言。故曰求也。子曰在中。古文辭宜若是乎爾。朱註貶冉有至矣。仁齋先生曰。冉有以政事所稱。其為季氏聚斂而附益。處置調度。當有其方。未必如後世貪吏所為。然季氏富於周公。則為冉有者。宜為之散粟施財。以救其民為急。而反附益之。此夫子之所以深責之也。夫損下以益上。適所以損夫上也。冉有之意。本在於為季氏。而不知所以為季氏。不亦可惜乎。可謂善解論語已。然猶有言焉。蓋唐宋以後。世無政事之才矣。世之言政事者。知而無不言。為宰相者。知而無不為。殊不知政事有先後之序。緩急之

施也。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可以見古之道已。當是時，冉有之所先，未可知矣。然必別有所先而未暇及賦稅也。而孔子以此為急，則冉有可謂過已。其實豈有聚斂附益之心乎？然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是所以歸罪於冉有也。歸罪於冉有者，所以警季氏也。首以富於周公起端，可以見已師也。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朱子曰：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是皆未得其解者也。何則？邪辟，便辟。豈子張而若是乎？果爾，孔子何曰

師也。過乎，趙岐註：孟子曰：琴張顛，孫子張也。其為人蹉跎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學記曰：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樂記曰：齊音敖，辟喬志。蹉跎，一足行貌。譎詭，謂不拘常度也。以此合觀，則子張有好敖之失也。由也，嘖。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嘖，邢昺曰：舊註作嘖。嘖，字書嘖，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嘖失於禮容也。今本嘖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朱註乃云粗俗。本諸諺俗語也。則鄙俚之義也。子路升堂，豈容以鄙俚品之乎？且況嘖，諺字殊乎。大氏此章與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者殊焉。彼稱諸外

論語集注
故揚其善。此稱諸內。故言其失。以使自知之。或使朋
友傳之耳。程子曰。曾子卒。傳其道。此何所據。韓愈原
道。何足為據。

回也。其庶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其必受命而
興也。左傳諸書。可以徵已。孔子告以四代禮樂。亦可
以徵已。顏子不幸短命而死。孔子之言不驗。故魏晉
間。王弼何晏更其訓。而謂庶幾聖道。失於古言。非矣。
是孔子語其常已。雖不驗。而猶驗矣。且以賜不受命
並言。可以見已。有必興之德。而屢空。此不欲小用其
才故也。世儒多謂顏子樂於陋巷。有孔子在。殊不知

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顏子則異於此。焉。顏
子不欲小用其才。即伊呂之志也。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喜用其才也。億則屨中。喜用其智也。喜用其才智
者。不及顏子也。顏子雖屨至匱乏。而必將興子貢則
用其才於治生。雖不受命而不至乏絕。是其所以殊
也。孔門唯顏子子貢以聰明稱。故孔子嘗以孰愈問
之。此章亦並言者。其故為爾。殖。升庵以為與臚通。引
考工記說文。毛詩註韓文。然中庸曰。貨財殖焉。則其
說非矣。

世人不識善字。是後世佛氏言善。而人徂其說。一聽

善則輒作佛氏之解。故朱子謂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仁齋曰：行善而不倦，其德有足稱焉者，故舉世仰慕焉，皆為未識善人之解。孔安國曰：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此漢時猶不失古言矣。蓋孔子嘗以聖人並言，可見豪傑之士如管仲輩是也。故孔安國以創業言之，踐迹如王者之迹。王迹蓋先王禮樂有所以統理天下者存焉。是王者已行之舊迹，故謂之迹。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言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如大王肇基王迹，言至大王而始踐古先聖

王經營天下之迹也。如管仲為仁於天下，不循聖人之迹，變化縱橫，或似能入聖人之間。與故孔子斷以不入室耳。如管仲輩亦有其道，故子張以善人之道為問。如孟子所欲之謂善，亦謂其為天下之人所好也。五霸假仁，故置諸信之下。大氏後世說古書，皆作窮措大解，可笑之甚。

論篤未得其解，何註謂口無擇言。朱註：言論篤實，豈其然。按諸史籍，多稱評論之至者為篤論。意者論篤必謂時人之論也。是者是非之是，與平聲。言以時論為是歟。豈知其為君子者為色莊者乎。與答子貢問

鄉人皆好之同意古註以為善人之事失之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大戴禮虞戴德子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孔子蓋以是道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朱註因之然此不徒相失而已蓋顏子故在後以護孔子蓋鬪也故及其至也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包咸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是徒解文句耳蓋顏子不言其鬪以護夫子而曰夫子

無惡回不敢鬪一以無伐其勞一以安夫子之心藹然君子之言也故記焉曰死者皆謂犯死也如史殊死戰也朱子不知古言懵懂哉且顏子方其後之時豈知子在乎故知是與孔子相見之言也且所謂夫子不幸而遇難必捐生以赴之矣是豈待遇難之後乎亦豈翹顏子哉餘子皆能之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胡氏動作其春秋之解何必然吾以子為異之問異之問異問也與子亦有異聞乎之異同矣朱子訓非常非矣夫人之子少之之辭子羔長曾子六歲齒甚卑而學

未成故云爾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書謂尚書孟子盡
 信書易大傳書不盡言皆謂尚書莊子曰書道政事
 故子路云爾後世以為黃卷都名不識古言也
 以吾一日長乎爾乎爾語助辭朱註以汝解爾失古
 言也孔安國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是豈
 以汝解乎如或知爾爾汝也勇且知方何註方義方
 朱註方向也何註為勝義方出左傳謂為人下之道
 各有所守不可轉易如方隅然方主於義故曰義方
 易曰義以方外是也鼓瑟希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
 音希古人之解可謂善得其態已朱子不用之希訓

問歌主一無適銅於中耳孔安國又曰鏗者投瑟之
 聲朱子弗取亦謂不敬邪三子者之撰孔安國曰撰
 具也為政之具易韓康伯解數也仁齋曰猶言素蘊
 非矣蓋古言猶言三子者之道也孟子曰爽小數也
 孔安國孝經傳曰廢此二義則萬世不協父子相怨
 其數然也又曰孝者德之本數之所由生也是安國
 韓康伯所謂數者可以見已亦當時之言也按曾點
 浴沂之答微言也後世詩學不明故儒者不識微言
 豈得其鮮者按曾點有志於禮樂之治見于家語是
 必有所傳授矣孟子稱點狂者其言曰古之人古之

論語集注
人其志極大有志於制作禮樂陶冶天下何也所謂
古者豈非三代之盛時乎古之人豈非文武周公乎
大者豈非治天下乎外此而語大非老莊則理學也
然制作禮樂者天子之事革命之秋也故君子諱言
之顏子問為邦可以見已且公西華諫于禮樂而曾
點承其後則不容言禮樂且其意小三子志諸侯之
治也而難言之故不言志而言已今之時也是微言
耳夫子識其意所在故深嘆之也觀其鼓瑟希則久
已思所以對也投瑟鏗爾原思備錄其英氣勃勃不
可遏者狀也暮春者春服既成數語高朗爽快超然

高視狂者之象也大氏孔門諸子穎利不可當觀子
貢答為衛君之問者豈尋常之人哉然朱子人欲淨
盡大理流行固其家學仁齋乃言有唐虞三代之民
含哺鼓腹各遂其生氣象則老莊之見矣蓋曾點所
志乃伊呂之事方其未出則釣渭耕莘若欲終其身
者也待明王興而出則道大行於天下制作禮樂
以陶冶天下焉是其志安可言哉且孔子其人也故
不言其志而言已今之時則志自可知耳比諸南容
則曾點大穎利南容所言亦曾點之志但露其機故
孔子所以不對也曾點穎悟以不言而言之所以深

論語卷之十一
與之也。又觀於季氏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此必其喪不中禮。與無喪者同。已故曾點之歌。所以諷刺之也。此皆狂者之事。其作用與尋常迥異焉。或曰。果若子言。孔子使言志。而曾點不言。是宜若不祇孔子之命。然曰。諸子之於孔子。猶如家人父子。豈後世尊師道者比哉。觀於子路有是哉。子之迂也。及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可以見已不啻此也。觀於堯舜禹臯陶。嗟。嗟。俞于一堂上者。則師弟子之際可知也。已古之道也。

克己復禮者。納身於禮也。為仁者行安民之道也。非謂克己復禮即仁也。欲行安民之道。必先納身於禮。而後可得而行也。脩己以安人。及中庸為天下國家有九經。首脩身。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皆是意。古昔聖賢相告戒。皆不過此意。而顏子於為仁之方。不待教而知之。故孔子以此告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苟不脩其身。則雖行仁政。民不歸其仁。是顏子才大。故以行仁政於天下言之。故曰天下歸仁。門人問仁。唯於顏子。子張。孔子以天下言之。二子才大。故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雖行仁。

論語集注
於彼而行之在己。故不脩身不可以行仁也。觀由字則克己復禮所以行仁而非仁審矣。左傳曰克己復禮仁也。古書之言有若是者。孔子特加為字。可以見己。馬融曰克己約身。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訓己為身。與下文由己相應。約身如約。我以禮觀於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復禮之外更無復克己者。章章乎明哉。宋儒析以為二。可謂謬己勝私欲而復天理。浮屠之遺習。與斷無明証。真如何別乎。且訓己為私欲。未知何據。又不與由己相應。凡言禮者皆先王之禮也。豈容以天理解之乎。如仁齋以舍己從人解。

克己亦強己。舍己豈得謂克己乎。朱註復反也。本諸孔安國。然至於以復初為說。亦老氏之意。不可從矣。孔安國之意如反身。湯武反之之反。蓋禮在外。反之於己而踐之。猶之可矣。然言可復也。復訓踐。故不如訓踐之勝也。如克敵戰。克克固訓勝。然如高明柔克。沈潛剛克。飲酒溫克。子克家。豈容訓勝乎。克家者謂治家而家莫有不可制者也。克己者治己而已。莫有不可制者也。故馬融訓約身。莫以尚焉。謂檢束其身也。非禮者謂似禮而非禮者也。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可以見己。朱子外先王之禮。而別以天理。

論語集注
之節文爲禮。仁齋亦取諸其臆，皆可謂非禮。已學者
察諸仁齋，又曰：能汎愛人而能有節文，則仁斯行
矣。淺矣哉！子弟之行，豈可引乎。

出門如見大賓，言政莫非王事也。使民如承大祭，言
民莫非天民也。二句言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
敬行仁之本，恕行仁之要在邦，謂在邦之人，卿大夫
是也。在家謂在家之人，鄉人是也。君奭曰：在家不知
可以見已，二句行仁之效。或在邦，在家爲仲弓在
邦在家非矣。克己復禮，與此章皆古語，故皆曰請事
斯語。孔子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者，可以見焉。按仲

弓南面之器，故孔子所告諸侯之仁也。如見大賓，如
承大祭，與克己復禮同，而彼舉其全，此提其要。至於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顏子不須告天下歸仁，與在
邦在家無怨，其言效者，亦有廣狹之異。此仲弓之所
以不及顏子歟。然如朱子以乾道坤道解之，鑿矣。又
有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傳會此章者，易語臣之道
而此語君道，且義恕不同，皆妄言已。

孔子答司馬牛，以仁者其言也，詎邢昺引史記司馬
牛多言而躁，故孔子答之，以此是誠聖人善誘也。朱
子曰：仁者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

得而易者。是自其心學之說。不可從矣。段使其心常存不放。苟無安民之德。安得謂之仁者乎。仁齋曰。仁者專務力行。而不以易為之。亦未免窮措大之見矣。蓋仁者安民長人之德也。仁人者以此為心者也。民與人亦衆哉。為此則害彼。施彼則此怨。人與人相因。時與事相推。我謂是足以利民而為之。而害生於吾所不知者。不尠焉。故仁人之為仁。每難之。佞者則否。取其可言而言之。不復問其所為何如。故其言每可聽。而害乎道。此巧言所以鮮仁也。而為之難言之。詎以此。

君子不憂不懼。仁齋曰。非仁且勇者不能。是本諸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可謂奪席之雄已。然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孔子言而孔子解之。此外復何言。舍此而作解。此豈欲勝孔子而上之邪。夫君子成德之稱也。德成於己。故內省不疚。其意或謂仁者勇者皆成德之稱。皆君子也。則孔子何遺知者。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是司馬牛憂桓魋之將為亂。出於孔安國古來相傳之說也。仁齋乃曰。司馬牛實無兄弟。是其人不學詩。故不知言語之道也。有兄弟而曰無言語之道為爾。且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若俾牛實無兄弟。是言何所關涉也。且憂者憂未然也。甚哉仁齋之不識字也。死生有命。言其不可辭也。富貴在天。言其不可求也。朱子曰。命稟於有生之初。泥矣。凡言命者。以其來至為言者也。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是豈稟於有生之初哉。如天命之謂性。則語性。故謂之稟於有生之初也。謂命必稟於有生之初者。其究必至於廢學違道。不可不辨。敬而無失。無過失也。朱子以不間斷解無失。以有節文解有禮。是自其家學。不可從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

漸以成之。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朱註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然古言皆以淺為膚。馬融得之。邢昺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朱註譖毀人之行也。愬愬己之冤也。蓋愬己之冤者。必兼譖人。譖人者。不必皆愬己之冤。朱註得之。明者為人上之德也。故古言明者。以為人上者言之。此章是也。朱子以為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此自後世明理之說興。而人昧古言。故或疑此章之無味耳。大臣人君喜察察之明者。必疑其大臣而不任。以近習為其耳目。古今通弊也。故孔子以不蔽於近臣為人君之明。可謂萬世之至

言已浸潤之譖。譖之巧者也。膚受之愬。恃寵者也。受
寬之濫。輒愬諸君。狎恩所使也。近臣不狎恩。不得用
其譖。人君之明也。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正與此相
表裡。蓋不敬大臣。則下伺上意。結交近臣。明之所以
蔽也。既曰明。又曰遠者。書曰。視遠惟明。子張蓋問書
於孔子也。夫所以不能視遠者。蔽於近故也。大臣得
其人。則九牧而萬國。如網舉而目張。如以臂使指也。
不然而欲燭萬里之外。豈可得乎。庸君則疑大臣而
任近習。遠之所以不燭也。是視遠之道。亦在不蔽于
近耳。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子貢為邊邑宰而問政。故孔
子告以此。民信之者。言民信其為民之父母。不疑也。
是非由足食足兵而信之。然非足食足兵。則民亦不
信之。故足食足兵在前耳。民無信不立者。上無信則
民不立也。為民之父母。仁也。上仁而民信之。是信之
在民。故曰民無信不立。其實信者上之所為也。孔安
國曰。治邦不可失信。得之矣。不立者。民心動搖。無所
措其身也。朱子曰。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
是不得其解。而動為五常之說。經生哉。仁齋曰。教民
以信。講師哉。

論語集注
卷之五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一句。朱註謂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是析為二句。非矣。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言文質之不可相無也。虎豹之鞢。猶犬羊之鞢。言文之可貴也。言苟以鞢。則虎豹猶犬羊也。上下意殊。訂註。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是作一意。相承。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子成之意。而虎豹之鞢。猶犬羊之鞢。子貢之意也。然子成。分明貴質。故何註非矣。朱子曰。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是朱子不知言語之道。吹毛求疵。仁齋曰。夫君子之所以為君

子者。文而已矣。而所謂文者。謂文質適均之文。非對質之文也。所謂郁郁乎文哉。是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貴賤尊卑。各有等威。謂之文。非文質彬彬。則不可謂之文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與野人無異。豈足主張風教。維持世道哉。是與其平生議論大殊。豈欲殊朱子為其病根邪。夫質者。質行也。謂孝弟忠信也。文者。謂禮樂也。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及此章。皆以質行禮樂對言。孝弟忠信者。君子野人皆不可無。而禮樂則君子之所獨。其義甚明矣。夫文一而已。皆對質言之。豈有所謂文

論語集注
卷之十一
質適均之文者哉。後儒昧乎古言，乃欲就禮樂上分文質。是古書所無，妄之甚者也。仁齋又踵其誤，而謂此為文質適均之文。彼為對質之文，其人嘗譏宋儒有理之命氣之命，而今又劬其尤者，何哉？至於主張風教維持世道之言，最可笑之甚。夫文者禮樂也，禮樂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治人之道也。君子治人者也，野人治於人者也。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文而已矣。徒以主張風教維持世道，則孔子何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中庸何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乎？年饑用不足，哀公之意，言其所以自供不足也。有若

以為所以振濟民不足也。是用字。哀公以其好用言之，而有若以國用視之。故曰盍徹乎？魯自宣公稅畝，則民習於二者久矣。今值年饑而復徹，則民不困於饑也。及其曰二吾猶不足，而有若悟哀公之意。故言君民一體之義以喻之。為其國君而忘民故也。不爾問答不相應，豈不誠迂乎？舊註皆不得其解矣。古註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貢助豈不為天下之通法乎？仁齋曰：通貢助二法而用之，故謂之徹。亦非命名之義。蓋夏貢殷助，周兼用二法而皆通耕均收，故謂之徹耳。夏貢殷助，不必皆通耕

均收而周創通耕均收之制是周制所以益詳也楊氏之言朱註收之雖非有若蓋徹之意所謂一徹而百度舉矣者亦至論也蓋周禮壞而徹廢何則量入以爲出什一之稅僅足以行周官之制度耳崇德俾德崇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主之云者以此而學也古之學詩書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戴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曰徙義皆加之以學是主字之義也學而曰過則勿憚改亦徙義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人之情也非惑詩曰君子萬年又曰投畀豺虎可以見己宋儒以欲生欲死

爲惑是佛老之見耳又昧乎惑字之義矣惑者無定見而爲人眩惑也善人當愛不善人當惡是其人之善不善素定然嚮所愛之人今則惡之是我無定見而爲物眩惑故孔子極言愛惡之至以明之愛之甚欲其生惡之甚欲其死是愛惡豈可遽變乎可見其爲物眩惑是孔子之意也後儒昧乎辭而不得其解以陷於佛老悲哉誠不以富二句程子以爲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今從之片言可以折獄蓋古語也孔子誦以美子路片言者聽訟者之片言也朱註得之古註謂不具兩造豈有

論語集注 卷之四 子路
聽訟而不待兩造者乎。可謂謬矣。子路無宿諾。古註
宿。猶豫也。如預約來年。是也。事不可豫知。故無豫諾。
欲不爽諾也。朱註。宿。留也。迫急之甚。是自宋儒之見
耳。此因唯恐有聞而生此解。然學問之事。自不與己
諾同也。

聽訟。吾猶人也。聖人之不貴聰明也。必也使無訟乎。
言若必欲見我之材。則使民無訟。是或可能。若聽訟
則非我所長也。蓋世貴才。謂以善聽訟。誇其能者有
之。然人之情。偽萬端。訟之不易聽。必欲於此見其長。
則其害有不可勝道者。故孔子云爾。學者多昧必也。

二字之解

王肅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
必以忠信。似小失矣。居者。如居仁之居。身居於政也。
謂視政如其家事也。是以心言之。忠者。盡己之心。委
曲詳悉。是以事言之。

仁齋先生曰。君子之心。善善長而惡惡短。故人之有
美名也。褒稱揄揚。以欲成全其事。其有惡名也。分疏
怨宥。使其不終為惡人。有味哉。其言之。學者忽觀此
章。必欲沮壞其惡。是見一生所見無善。天下之人皆
惡人。則其一生以沮壞人事為務。是聖人之心哉。

朱子之解或有是弊學者察諸

荀子之不欲公綽之不欲皆謂廉也猶言無欲古言為爾不知者乃謂不欲與無欲殊矣故詳諸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在上之稱小人謂民古書每然德字如民德歸厚之德謂自然有若是者也如其它三達德六德九德雖與是不同亦當由此轉觀庶可以識古言已

聞達之分聞者主名之聞於世而言之也達者主我道之行於世而言之也質直不事矯飾也朱子以忠信解之似而非矣好義不苟阿也察言而觀色察人

之言觀人之色也慮以下人慮者謂用心委曲也皆有遜志柔順意雖不矯飾不苟阿而亦必柔順謙卑乃達之道也辟如風乎巽以入是以達於宇內而莫之能遏焉如亢簡絕物雖質直好義乎不能達也色取仁者唯顏色學仁者也取者謂取之於仁者也行違者謂行與顏色違也仁齋謂行實違其本心非也蓋其意謂色取仁者亦非有意於為不善矣但其學仁而不得其道故唯以善顏色而其所行非仁乃有違其初心是亦善得孔子言之之意矣然是與靜言庸違義同則不得於辭者已居之不疑是又色取仁

者之所以聞也。久假而不歸，有似其有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門人詳錄是者，何謂也？樊遲聞夫子之教而謹錄焉。書其地者，謹之道也。且古者侍於君子，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見顏色而後問，謂之問。尊師之道也。且古者君子惡舉人之過而欲聞其過，惡舉人之過也。弟子有問於楮人之中，則師或不斥其過焉。故弟子欲聞其過者，必於無人之處焉。如舞雩之下是也。非不欲暴己之過也。恐君子之難言之也。學之道也。夫子善其問，朱子曰：善

其切於為己是或然矣。然以樊遲之難問，故夫子獎之，亦善誘之道也。樊遲錄而地焉，後君子從而弗削焉。其諸以是乎？崇德脩慝，辨惑蓋古書之文也。先事後得，朱子曰：猶言先難後獲也。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為是。朱子以得為効，辨見于上。大臣古入所謂學，在應事接物之際，而非如後世動求諸心者。故謂之事可以見己，以得其報為心，則必有作輟。德之所以不崇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唯其心之所嚮而慝可見也。惑者知為物奪也。一事輕而身與親重。凡人所見之常皆然。然有時乎一朝之忿，忘其身。

言言後已
以及其親者非知為物奪邪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謂仁人也蓋仁為安民之德然徒以安民為仁則小子欲為仁而不可得焉故告以仁者之愛人也知人亦謂知者也知者之事豈止知人哉然徒求於廣遠則非所以便於學者焉故告以知者之知人也然孔子所謂愛人亦謂能成其愛也則安之也知人亦謂能成其知則用之也後儒泥孟子而以惻隱視仁以是非視知動求諸心故言愛而不及安之言知而不及用之愛不能成其愛知不能成其知以貽有體無用之誚者乃坐溺乎流而昧乎

源是以不識古言失於孔子之心也學者察諸

舉直錯諸枉益古語言積材之道者也直者材之良者也枉者材之不良者也謂舉直而措之乎枉之上枉者為直者所壓而自直也以木材之良不良喻人材焉不爾曲直豈足語臯陶伊尹乎且衆枉豈可悉廢乎不仁者遠矣朱子曰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得之但樊遲未達朱註以為疑仁知之相悖仁齋先生曰知人以下專言知之德甚大也樊遲之所疑夫子之所答子夏之所述皆在於知矣遲初非疑仁知之相悖夫子

亦非兼仁知而言也。為是如朱子富哉之解。失於巧矣。樊遲蓋疑人之不可悉知也。猶如仲弓焉。知賢才而舉之也。能使枉者直。樊遲未之信。所以問子夏也。子夏引舜湯之事以証之。已大氏後人以知人為知人之賢不賢。殊不知聖人之意。唯言知賢人也。唯賢人為難知焉。非知者不能知之矣。故以知人為知者之事。學者思諸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仁齋先生曰。其人不可則暫止不言。俟其自悟有味乎其言之矣。人多以為交於是乎可絕矣。小人哉。

以文會友。古者宴會皆用禮樂。文者禮樂也。友直友諒。友多聞。所以輔仁也。不言輔德而言輔仁。是道也。者先王之道也。而學者依於仁。

論語微已

